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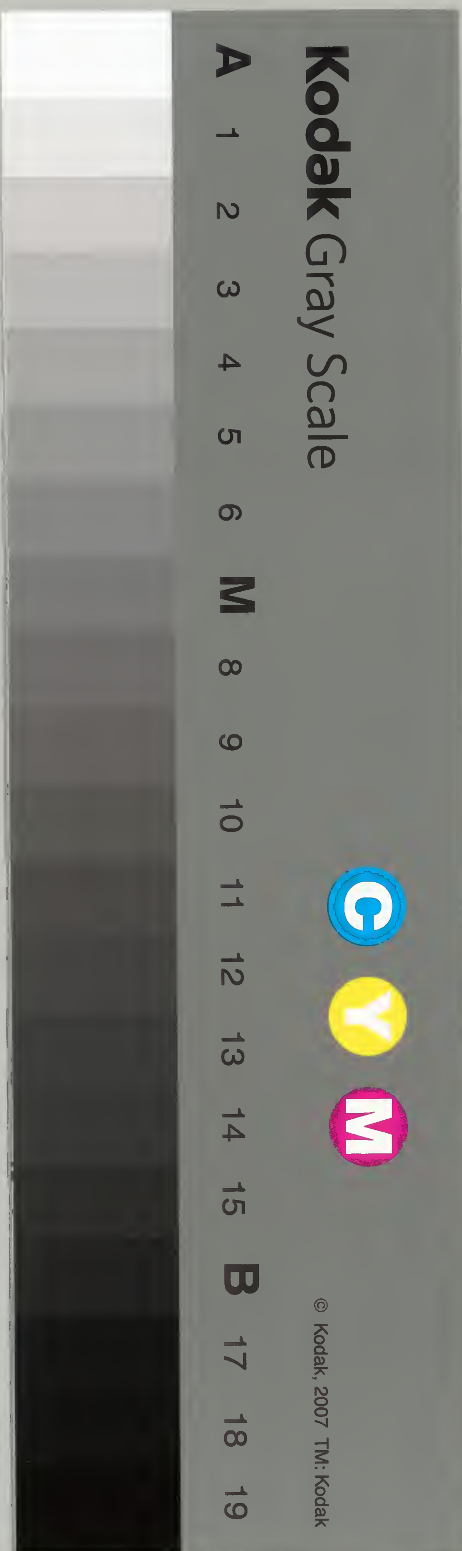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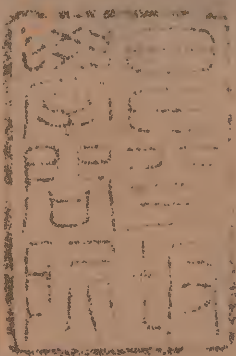
類編増廣顓濱文集

百八至百十三

内閣文庫			
三五函	一五冊	三四六三號	漢書類

内閣文庫			
三五函	一五冊	三四六三號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3463	
冊 數		15 (12)	
函 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不鮮明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淺草文庫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八

奏議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踴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它禮或天雩放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太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不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切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俞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盡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

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公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為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為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為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為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日神無不咸秩變

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為是因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既可見矣竊嘗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群臣僥倖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礼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
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
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稔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為再享
明堂未暇園丘之大祀躬謁皇地祇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
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沉復肆眚之令一寬
放冥頑已責之恩大施於繫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
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詠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之唐賦三禮
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 皇帝郊祀慶成
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

邊事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切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
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
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羗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
不得不弃危而後弃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
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

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士多衍沃略置保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
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弃之熙河必有晝
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
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脩臣職未請侵地則弃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
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
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覆實其事以為前件弃守之
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
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弃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
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其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
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
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
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
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
弃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放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
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

存立孤弱則雖大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竟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以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正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筆之多寡弃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弃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天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

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支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弃之雖不幸然所弃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心腹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西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力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弃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

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切聞議者或謂若弃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

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緡音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緡緡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切聞執政大臣弃守之論尚未堅決臣切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且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

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流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救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弃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弃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籌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礼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

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放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放強毅然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曰之宣諭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因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其羽書皆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切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况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

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俟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緩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謂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堤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羗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

類編類纂先生大全文集第一百八

類編增廣類纂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九

奏議

論西事狀

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臣兵焉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眾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无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死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且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切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曰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策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无能為 童羶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童羶老病其

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執丹公主殺其二妻心卒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璫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卽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殿碩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卽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讎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切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廷聽向若阿里骨以董璫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真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璫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勿密與河黠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龜谷蓋其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置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

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永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肆其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撓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寔亦無損猖狂力屈稍

復求和中国厭兵勢无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系伏則略為恭順使中国龜悅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无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茲窮力屈略修臣礼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之昔趙穆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購不若從秦為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之中國畏避畜縮媿於无事不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綰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无外閔此一方窮而无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无算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隳貳若非本朝賜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嚴命諸侯之典以為

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二女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切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

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媿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承置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徑原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斤候不明脩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脩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師雖寄住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

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仁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越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為得策而拜封阿里骨為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不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為非不為妄論也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劄子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切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轍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顥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某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

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茯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茯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燕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藝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小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弃如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切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金錢十玉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

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近裏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无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无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略劄子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跡亦有語錄不能及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額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食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通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顥之流皆言及和好必嗟歎息以為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

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同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厭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之蓋已舊矣伏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之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者急遽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放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笞富家多被強取王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賄鬻獄習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眾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其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後此蓋地界之巨蠹而

北朝之利也

右謹錄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劄子

臣等近奉使北朝切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攏官訪聞目前牽攏官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同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同察況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重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必路不輟修完僅能得到雄州極為不便蓋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

弊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
差常用大車四乘令旬當使臣等自辦簞笥於車廂前後夾縛安置諸匣
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為穩便

五乞立差馬及馳日限劄子

臣等近奉使北朝切見一行所用馬及素馳並於大僕寺及馳坊差撥檢
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
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馳馬本勢避見倒死糾較利在臨時差撥唯要期限
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嶮遠多致
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馳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
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

類編續瀛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九

類編增廣類瀛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十

奏議

邊事

乞罷熙河修筑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迂延不決捨
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
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
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勿而不慮不於今日
窮究端由窒其罅隙必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
創修筑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
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
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
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
切惟朝廷之於西夏弃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於
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
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龍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

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
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
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
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
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漑
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保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
築城皆所以為保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於築
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為怪坐視邊疆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
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為
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舍況蘭州項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
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間隙俟夏人微
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以為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忽
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為頓兵
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置取之帝意不
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為無補

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鑑也若
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費必甚
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躰也惟陛下省察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
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孫路習前
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明
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種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
青唐三難並起置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切
復思念熙河邊疆本由詎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詎朴猶在新
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為詎朴所使
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
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
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

築貨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貨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
事類比得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安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
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三寨廣
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
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
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
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貨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
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種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當遣苗
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種昏病遂
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種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種之臣如
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授
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
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沒屬蕃部臣主之勢由
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
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

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
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
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
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種諤昔在先朝以
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
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无可乘之勢况育
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
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貢未有住坐之處却之
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
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
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沒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
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
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
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
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

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号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又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厭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與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鎮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今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軍口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責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恙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

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為憂旋聞賈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為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精絕口而夏國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詎與羅元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獲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切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苟置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為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睚賞

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黑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孝德裕議討劉植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謂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

臣切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群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種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迂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亦有害也而臣再三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大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嘿之後欲以仁覆天下

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因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策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為界彼既欣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也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猶憤恥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黑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為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切恐

聖明尚有未囑再三煩瀆罪戾方死臣切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蹶
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
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
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
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
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
意旨開諭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
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躋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
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
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
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切見先朝分畫綏
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仍從其說今所畫界首
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
所見便利指勘夏人言令一布無由復又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
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

請欲以蘭州黃河之二十里為界臣切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
地理尤不可仰料計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
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
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
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通度要須以
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
事籌量及今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
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發
罷且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
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
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
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
欲自利者也然臣切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
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
於無事之时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

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太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疆之作也急召帥臣實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師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万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喜任使然觸犯者眾死有餘責

百一十卷終

類編增廣續瀛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奏議

邊事

乞裁損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極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為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子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切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已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戎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

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司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

後條其不係賣與物也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發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

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

後條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

以雜貨錢係時給還價直

政論議及言邊檄等文字即問元買處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驛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四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

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一匹并牧馬兵士一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即不許買禁物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役藝人數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一日到每三日或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節闕即再關取

右臣切謂遼夏高麗鈞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錄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北施行亦自不爲薄也

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奏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切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番馬宮闕倉庫營房衙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贈遺何所不從其實无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切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為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發渠陽軍為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為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為奏復軍額及乞為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此尋遣急

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必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為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公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黠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為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率動已為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効內為兵民所信外為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追寇攘臣切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万一

湖北渠陽與湖南蔣竹本羈縻徽誠州也訪聞昔雖置為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躋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

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蔣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弃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塩幣賀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保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況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為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蔣竹夙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併力以攻蔣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且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弃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為暗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切見召還彭孫妄意

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自任群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案孫初切之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婪靡所不為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若用彭孫凶險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

臣切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於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經練戎事何益於筆徒引歲日坐視邊人肝腦塗地臣其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

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達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達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自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奔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无奔之虜中俾為魚肉要須略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无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遇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効之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盖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决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与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殲難剪滅

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存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切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

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貫夏人仰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得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科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言太甚非中原之弊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龜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強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眾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未可必

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徂於小利睚眦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切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弃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弃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憲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上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鹵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豐凡此皆茲臣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

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
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

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筭寬而
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族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
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
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
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
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軍兵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
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
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
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
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大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
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

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千萬貫以消其變
則上下爭執如惜支解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
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
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
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
甲驅之使離南面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
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
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
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
以飢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
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
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為人臣便宜行事猶
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
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
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

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關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關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關額重負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唯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云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切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熙寧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業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以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煩至於京畿諸縣

聖以來為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不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為勞臣昔守官河北切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關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目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切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關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為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為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切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刀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踊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迂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切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推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且愈於前日也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百一十一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一十二

奏議

財用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闡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已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重祿受賕百錢法至剝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也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

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
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
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
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
去弊法既以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
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
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
愚切為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
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
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
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
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

不為若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群言以成邪說然
臣切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
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盡
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謬

三乞罷青苗狀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
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亡
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
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
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
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切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
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
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
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
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臺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

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群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切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狂妄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謹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不事躰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留杜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

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產害蜀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同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切以為黃廉若必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禁之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二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且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蠢害四路為日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關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

論蜀茶五害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呵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權茶之法又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劫凶賊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重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得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一稅並行而民間轉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千方貫及李稷引陞師閔共事又增額至

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下某等雖愚切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更黃白備邊未嘗有關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務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為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其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柰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文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惠及本戶二害

也浦人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其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收而藏之於官錢弊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公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數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蚕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飢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

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又渴不治亦能致死臣切見國朝廷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嶮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蓄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為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欵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方億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又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一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軍州諸軍二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糶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若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糶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于借錢糶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帛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利也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使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者右臣切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司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額置一司委以區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

六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麪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塩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舡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內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切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

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其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他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

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檢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它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權酷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即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

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治躰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實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舡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資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舡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三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必有司固執近事不

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賴矣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切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万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蓄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蓄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太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飢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坐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三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

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効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万死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二十餘万貫不為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為利必大伏乞 聖慈早賜施行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切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

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宋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日比附酌中減省其元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切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輒侵渙以自為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万貫為糶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

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糴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責取米價俟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類編續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百十二

類編增廣續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奏議

茶鹽酒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權茶之法只推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一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陳選秤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私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分一任客入興販如此擘劃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草茶密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弃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運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收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茶名山

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推法如舊而不
推之地犬牙相錯推與不推茶戶利害相遠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
頓有此異一也推與不推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
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
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
寬則推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
茶晚茶秋茶亦為弃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
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
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推陝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
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劍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
得過陝西其利弊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
也運茶既多通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改推之民仍
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推法
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置戰
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

一百万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
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
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
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
每變取利益深民間困弊然供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
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
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弄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
茶之官發茶方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
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
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通
鋪文字事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
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
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嶮小人不識事跡但以遠民
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辨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
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朕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

實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印蜀彭漢綿雅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推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料低估通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推茶至今通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確係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填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一却為作園戶中茶壺旁支出官錢入已近年印州嘗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賄不警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推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推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弃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軍鹽販甕罌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

縣多訪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片一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以才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拉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推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公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層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十一年八月陸師閏制子去茶司全年課利內有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號嶮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

始於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搔擾不可勝言劉卒知永興日有疾勞不堪告許率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後遂添置巡鋪十五里輒立一府之一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聞人百事不集又茶通一入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公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通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二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上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權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家稅抽買博馬茶勿失朝

武備印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權禁因民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現今長引錢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多萬貫以未權禁以前及權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稅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通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權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哀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通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假有八十五萬貫若依實計之則不及得此數令方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方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如多勝

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六邊法左衛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即
不曾舉覺其官員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斡量如是詣實乞
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
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斡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
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摧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
簽書體量事所責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
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欲議
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
賣與舖戶多有許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開
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困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
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
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礪等欲闕即乞依所請住收

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唐六
部官吏希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舖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
情不願

論禁宮酒劄子

臣切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
率從重謹按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餅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
百里外牢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捉兩餅以上賞錢
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
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
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
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
行人情驚擾臣切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
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
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窮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

捕提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高並崇
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
遣切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
提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
進止

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
聖旨批降三省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百十三



文化遺產

